

隋書

傳六之十一



内閣文庫			
二 分 架	二 冊	五〇 四九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49
冊數	20 ( 12 )	
函號	280	68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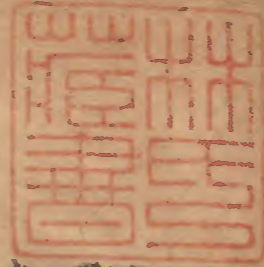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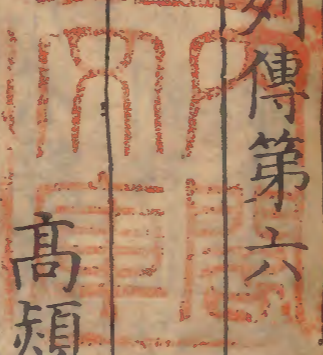
列傳第六

隋書四十一

淺草文庫

特進 臣 魏

徵 上



高頴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蓆人也父賓背  
 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  
 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  
 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鄴州刺史及頴貴贈禮  
 部尚書渤海公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記尤  
 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

萬曆

刊

隋書卷四十一

一

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  
憲引爲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  
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  
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頰彊明。又習  
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邦國公楊惠諭  
意。頰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頰  
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  
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頰。委以  
心膂。尉迴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

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  
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  
山東。時頰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  
深合上旨。遂遣頰。頰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  
孝不可兩兼。歔歔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  
上流縱大楸。頰預爲木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  
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  
詢等設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卧內。上撤御  
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

馬在宮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  
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  
而不名也頰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  
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  
頰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  
命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宮如數時突厥  
屢爲寇患詔頰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羊  
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  
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  
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  
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  
事頰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  
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頰以  
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頰綏集江  
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  
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  
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  
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散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三軍詔稟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

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上上怒之皆被踈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參軍

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  
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熲居  
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  
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  
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  
上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  
若弼先獻計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  
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  
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

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熲  
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  
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為元帥  
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  
緣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熲亦破賊而還時  
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熲曰晉王  
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  
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  
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

萬曆三十八年

隋書卷六

監生趙應麒

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  
后言謂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  
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  
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上聞之極  
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頰  
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本  
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踈頰會議伐  
遼東頰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  
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

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彊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  
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  
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諫所言多不用甚銜之  
及還諫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  
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  
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欲成頰之  
罪聞此大驚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  
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  
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

朝臣莫敢言者。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店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

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耶。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頰。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



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遙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德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秦之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

徙邊頰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頰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寃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

表仁封渤海郡公徙蜀都

蘇威

子夔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

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祖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祖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邑三

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

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

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若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  
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  
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  
校雍州別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  
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  
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  
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  
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

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  
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  
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  
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  
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  
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請  
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  
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  
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

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變者十八九安  
志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  
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  
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  
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  
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徽肅  
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書  
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  
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

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  
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  
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  
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  
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  
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  
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  
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  
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監可汗屢

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叅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叅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叅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

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或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寢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儼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絜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燹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憚，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

隋書卷六  
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  
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  
等議遂往京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  
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  
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  
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  
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  
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  
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

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  
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  
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  
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  
黨好為異端懷狹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  
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曾  
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  
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  
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



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年精誠微淺不能上感  
咎疊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  
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  
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  
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  
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  
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  
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

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  
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  
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  
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  
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  
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  
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  
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  
音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

又訶詰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竒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

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畧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

萬曆廿三年刊

書傳卷六

監生郭揚芳刊

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  
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  
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  
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  
之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  
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  
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  
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  
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  
雲玄感正身直道彌諧輿運心同契合言聽計  
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叅謀帷幄決勝千里高  
祖旣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  
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  
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  
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疊克終厥  
美雖未可叅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  
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

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  
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  
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  
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  
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  
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  
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  
不虧堂構矣

列傳第六

隋書四十一

列傳第七

隋書四十二

特進 臣 魏 徵 上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  
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  
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  
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  
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  
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

萬曆二十三年刊

監生郭揚芳刊

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  
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喜  
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  
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  
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  
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  
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誥者  
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  
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

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孛生怪人燠  
灼德林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  
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  
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  
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  
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  
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  
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  
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一

監生郭揚芳刊

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  
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  
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臣俊乂盈朝然脩大  
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  
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  
常謂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  
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印印云已  
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  
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印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  
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  
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  
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負非  
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  
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思春賦一篇代稱典麗  
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  
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

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  
河清中授負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  
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  
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  
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  
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  
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  
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  
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  
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  
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能歸魏收與陽休  
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  
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  
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  
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  
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  
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

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  
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  
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  
情迷識斲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  
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一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  
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  
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即位  
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

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  
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  
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荅曰攝之與相其義一  
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  
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  
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  
隄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  
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  
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



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  
周公負宸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  
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  
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  
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  
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  
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  
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按易黃裳元吉鄭玄  
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

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  
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  
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  
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  
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  
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  
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  
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  
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

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  
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  
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  
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  
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  
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  
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  
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  
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

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  
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  
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  
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  
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  
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  
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  
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  
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

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  
我常恨孝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  
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脩  
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  
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  
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  
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  
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  
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  
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令聞猶  
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  
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  
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  
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  
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  
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  
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  
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

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  
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  
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卽公韋孝寬  
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  
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  
度並受尉遲迥饗金軍中恠恠人情大異高祖  
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  
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  
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  
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  
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  
則卽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  
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  
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  
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  
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  
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

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  
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  
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  
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  
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  
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  
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大尉任國公于翼  
高頴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  
腰駿馬一匹賞拾貳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  
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  
令小有躋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  
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  
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  
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  
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  
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  
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  
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

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  
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  
脩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  
乎然高頴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  
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  
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  
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  
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  
勳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  
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  
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  
所染素絲改色一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  
效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  
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實非殆庶  
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群傑牧商鄙賤屠  
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  
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  
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

蒼蠅同騏驎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  
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  
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鐘鼎何必  
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  
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賔  
實非勲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  
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  
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  
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椽安得出入閭闔之闕  
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  
帷幄沾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  
火運肇興群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  
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  
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  
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  
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  
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  
諭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



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  
之禮報群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  
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  
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  
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  
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老  
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  
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  
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輟延停或畢景忘餐  
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  
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  
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  
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  
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  
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  
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  
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  
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

陳本志璽書表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一民樂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

比夫潘勗之冊魏之勸晉后道高前世

才謝徃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書露板及以

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奏

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

可遺前奉勅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

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高

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

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

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

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

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

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

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

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

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邃古玄黃肇闢

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

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  
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  
文煥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  
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  
叔昔也妻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  
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  
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  
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禎富貴莫大於帝王者  
予謂域內四大王居一區此則名虞與唐美兼  
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始以唐虞之美蕃育子孫  
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  
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  
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美原巨跡周  
以興焉昆妻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  
一本枝種德弈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  
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  
降巨鳥之竒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  
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

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  
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  
氣或雲陰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  
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  
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  
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于四  
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  
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  
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  
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已庸蠶食秦楚此二虜  
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劔閣之門皆  
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  
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  
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  
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闡一麾以定三  
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  
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  
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

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頴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勅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竒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賔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齋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竒草望風觀海應化

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何足與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為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

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正直  
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  
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  
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  
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  
上書削彙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  
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  
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  
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

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  
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  
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  
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滅千州遇受命之主  
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  
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越越吳越仍爲匪民雖  
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  
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戮元  
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

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不問君子之論也德林  
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  
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  
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頴因使人京上語頴曰德  
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以之  
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  
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  
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  
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  
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  
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  
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  
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  
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  
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  
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  
縣市店八十楹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  
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



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  
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  
造店賃之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園通馮世基  
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  
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  
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  
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  
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  
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  
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  
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  
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  
發怒大詔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  
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  
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  
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  
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  
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

公言孝由天性何須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調冒取店妄加父官朕甚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叅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宣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叅

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為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列傳第七

隋書四十二

高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傳卷七

監生 謝思誼

前卷四日一見

林學

列傳第八

隋書四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无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无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无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无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

高祖二十二年刊

隋書卷四十三

監生鄭思誼

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

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  
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  
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  
酒池之荒非爲淫亂今者共舉義旗勘剪兇虐  
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  
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  
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  
族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踈然猶去朝  
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

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  
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  
隋朝先有勲舊遂得預霑盤石名在葭葦婁敬  
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  
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讎  
忿同胞有逾沉闕惟勇及諒咸罄旬師况乃族  
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  
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爲美  
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推蹙自

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  
固何暇圖人世克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酒  
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  
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糞弩  
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  
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餽糧之計僅有月  
餘敵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  
枯魚於市朝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  
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啓  
正恐禍生七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  
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  
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改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克所破復歸東都更  
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  
世克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克旣僭偽號降爵卽  
國公慶復爲郭氏世克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  
史及世克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  
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

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貼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獲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王世克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盆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旣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

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  
崇為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弟達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  
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  
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為太子司  
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  
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  
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  
公邑五千戶高祖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  
難雄時為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  
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  
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  
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  
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邢  
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  
頽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  
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

機親覽頰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  
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  
時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  
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  
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  
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唯爾上柱國左衛大將  
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  
旅絲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  
勞著績念舊庸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

瞻宜竭廼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

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  
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  
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  
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  
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  
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  
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  
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

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  
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  
紊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  
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  
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  
况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  
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  
露款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  
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

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  
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  
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  
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  
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  
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絺性和厚頗有文學  
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絺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  
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絺

四書傳卷八  
三十一  
右  
緜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  
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緜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  
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緜憂懼發病而卒  
緜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  
內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  
侍郎進爵爲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  
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  
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  
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

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加位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  
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  
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  
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  
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  
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  
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八

監注 來道登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遇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國正月廿一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八

隋書四十三

列傳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 魏 徵 上

滕穆王瓚

崑玉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八

一

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鳩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

主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悻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溫字明

萬曆二十三年

隋書卷九

監生朱道登



三百九十二黃相  
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  
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  
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  
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  
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  
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  
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  
太祖崩為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  
中特寵愛之十七為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  
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  
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  
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  
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

聲其年以爽為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為元帥河間王弘亶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罪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

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爲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

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  
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  
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  
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  
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  
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入或勸智積治產業  
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  
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  
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

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

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  
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  
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  
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  
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  
將至欲西圍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  
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  
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

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磐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

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閹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氓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列傳第九

隋書四十四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九

監生朱道登

前卷同日一見

林學

新書傳卷九

一百五

廣

列傳第十

隋書四十五

特進 臣魏徵 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  
勇次煬帝次秦孝王後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覲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  
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  
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  
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傳卷九

監生來道登

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并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

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議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内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垂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頰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



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蔽法甚非我意。如我  
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圍伍不別  
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  
高頰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  
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  
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  
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  
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負  
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  
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敬接朝  
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  
內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  
子之戀實結於心。一辭階闈。無由侍奉。拜見之  
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  
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別。有切常離。又泫  
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  
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  
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是用

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无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遺褒公宇文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若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

以益憐阿廢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  
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  
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  
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  
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  
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  
中寢息布衣草褥異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  
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東  
持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  
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  
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  
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  
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  
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  
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  
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  
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  
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

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異聞太子之愆弘爲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伏衛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知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

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  
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孃  
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  
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  
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  
曾責之便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  
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  
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  
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  
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諂佞人  
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  
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  
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真以其諸  
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  
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  
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  
大將軍五原公元吳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  
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

晏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於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一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

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  
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耶於是勇及諸  
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  
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  
奏言左衛元昊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  
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昊題封云  
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  
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  
執昊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  
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  
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  
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  
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  
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  
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  
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  
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  
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

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瑇飾者悉陳之於庭  
 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  
 勇不服太史令袁克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  
 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  
 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  
 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  
 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  
 曰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  
 古儲副或有不士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  
 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  
 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  
 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  
 建春宮翼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  
 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愆難以具  
 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  
 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  
 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顧惟



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  
 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  
 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誠  
 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  
 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  
 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  
 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  
 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

左右恩寵隆屋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  
 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

長官察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  
 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  
 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  
 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補內事諂諛外作  
 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无淹謬陳愛  
 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  
 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  
 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

營間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  
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  
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  
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  
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  
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  
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  
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  
將作大匠高龍又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

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又建通直散騎侍  
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  
破丁功擅割園池並處盡於是集群官於廣陽  
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爲百  
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爲大慶天下幸甚  
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  
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  
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  
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

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尋而具州長史  
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  
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  
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  
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遇之不得聞奏勇於  
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與得引見素因奏言勇  
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為然卒  
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

闡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  
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  
巖繫於大理獄偽為高祖勅書賜庶人死追封  
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  
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  
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  
穎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  
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與奏曰天

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鳩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

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將周羅暉荀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暉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

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  
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  
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  
衽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  
珠玉爲妃作七寶纂籬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  
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  
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俊頗好  
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  
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統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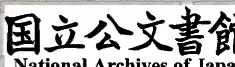
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賞  
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  
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  
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  
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  
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  
其使曰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  
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



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  
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  
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  
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  
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  
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  
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旣如此罪則可知故漢  
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  
旣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  
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  
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  
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  
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  
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  
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

祭焉詔葬廷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  
 以奉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  
 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  
 兵討之至河陽脩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  
 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  
 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  
 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  
 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  
 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  
 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  
 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內史令右領  
 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  
 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  
 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  
 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  
 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  
 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



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  
 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  
 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  
 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為皇太子  
 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  
 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  
 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  
 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  
 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  
 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  
 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  
 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  
 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  
 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  
 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字姓縛  
 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  
 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

萬曆二十三年刊

監生來道登



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  
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爲庶人幽內  
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  
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旣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  
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  
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  
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  
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  
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  
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  
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  
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爪  
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  
子情兼愛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  
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豐容納不逞結  
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  
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

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以已  
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  
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  
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  
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  
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  
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獸鎮漢王於汝親則弟  
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鈕械  
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  
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  
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  
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  
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  
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  
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  
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  
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  
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

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  
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  
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  
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  
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殺逆也欲立秀爲帝群  
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  
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  
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上幸溫湯  
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  
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  
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  
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  
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  
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  
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爲重鎮宜修武備高祖  
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  
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類者梁將王僧

辯之子也少儻有奇略爲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工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基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

安爲柱國統軍貴王暉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  
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  
統軍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  
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退使  
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暉爲蒲州刺史  
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  
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  
五千襲王暉統軍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  
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  
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顥  
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  
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  
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反也諒不從退守清原  
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  
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  
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  
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  
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虜  
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  
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  
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  
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  
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  
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  
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觀  
覲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  
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後以憂卒實此  
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  
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  
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  
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  
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  
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  
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  
家者可不深戒哉

同月廿二日一見

林學士

隋書卷一

三

二百七十何隆

列傳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特進

臣魏

徵

上

趙嘏

趙嘏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嘏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嘏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尋從破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一

監生謝承宣

洛陽及太祖班師，**裴**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裴**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裴**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裴**益脩守禦。**裴**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命**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裴**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固**、**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裴**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大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



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

夫暉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暉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

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

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暉卒不言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太宗伯

及踐阼暉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暉曉習故

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暉嘗有疾

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

市井多姦詐暉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

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以盜

嬰田中蒿者爲吏所執暉曰此乃刺史不能宣

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  
賜盜者盜者愧而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  
類也上幸洛陽雙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  
用殷實卿之為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  
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  
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  
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鎧曹參  
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  
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為中外府  
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  
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  
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能決者芬  
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申國公李穆之  
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  
復出為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  
為丞相尉迴為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

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輶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竒之賜姓

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任明武世  
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  
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  
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迴發喪  
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衰而視不安  
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  
遁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  
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  
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  
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宗受禪拜度支  
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  
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  
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  
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  
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  
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二  
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

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  
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  
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起省淮南還  
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  
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  
時每日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  
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  
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懼然曰公  
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  
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  
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  
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  
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  
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  
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  
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

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為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為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於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

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執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筭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

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汗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那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具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

隋書傳卷之九  
三百九十七  
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甲平  
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  
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  
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  
刺史父暹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  
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  
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  
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  
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  
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  
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  
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長史會齊人  
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俱使于  
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  
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  
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



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大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爲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侯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勅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

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  
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  
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  
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  
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爲雍  
州牧盛有望第以司空楊素尚書左僕射高熲  
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  
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  
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  
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  
虎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  
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  
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  
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  
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  
侍中昇美風儀深沉有器局髻鬣就學日誦千

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  
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  
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  
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高祖作相行濟州  
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  
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  
長史賜錢二十萬練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  
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  
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  
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  
相見評命得夫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  
二子虔遜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  
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  
督聘於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於  
齊還受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  
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

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  
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  
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其  
事世以為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  
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之  
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  
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  
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  
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

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  
部二尚書稱為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  
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  
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民爭利非興  
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  
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  
東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  
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  
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

隋書卷之二十四 三晉 遠  
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  
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  
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迴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  
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  
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尤羌作亂攻汶山金  
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  
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  
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  
會越嶲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  
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  
奉為奴所殺秀迺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  
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  
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楷魏太中大夫  
父徽伯齊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  
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  
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

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一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襄伯拜破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

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破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旣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

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歔歔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瓌

張瓌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

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於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勅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

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張好學有父  
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負外侍郎周太祖引爲  
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  
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  
加儀同進爵爲伯高祖爲丞相張深自推結高  
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  
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  
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暮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  
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

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爲揚州總管  
授張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張性和厚有識度  
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頰表請  
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  
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爲  
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  
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  
也侗黨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  
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



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人庫狄嶽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暉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列傳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萬曆二十三年刊

隋書卷之十一

監生呂重新

同月同日一見

林常吉

附書傳卷十一

六十六林

